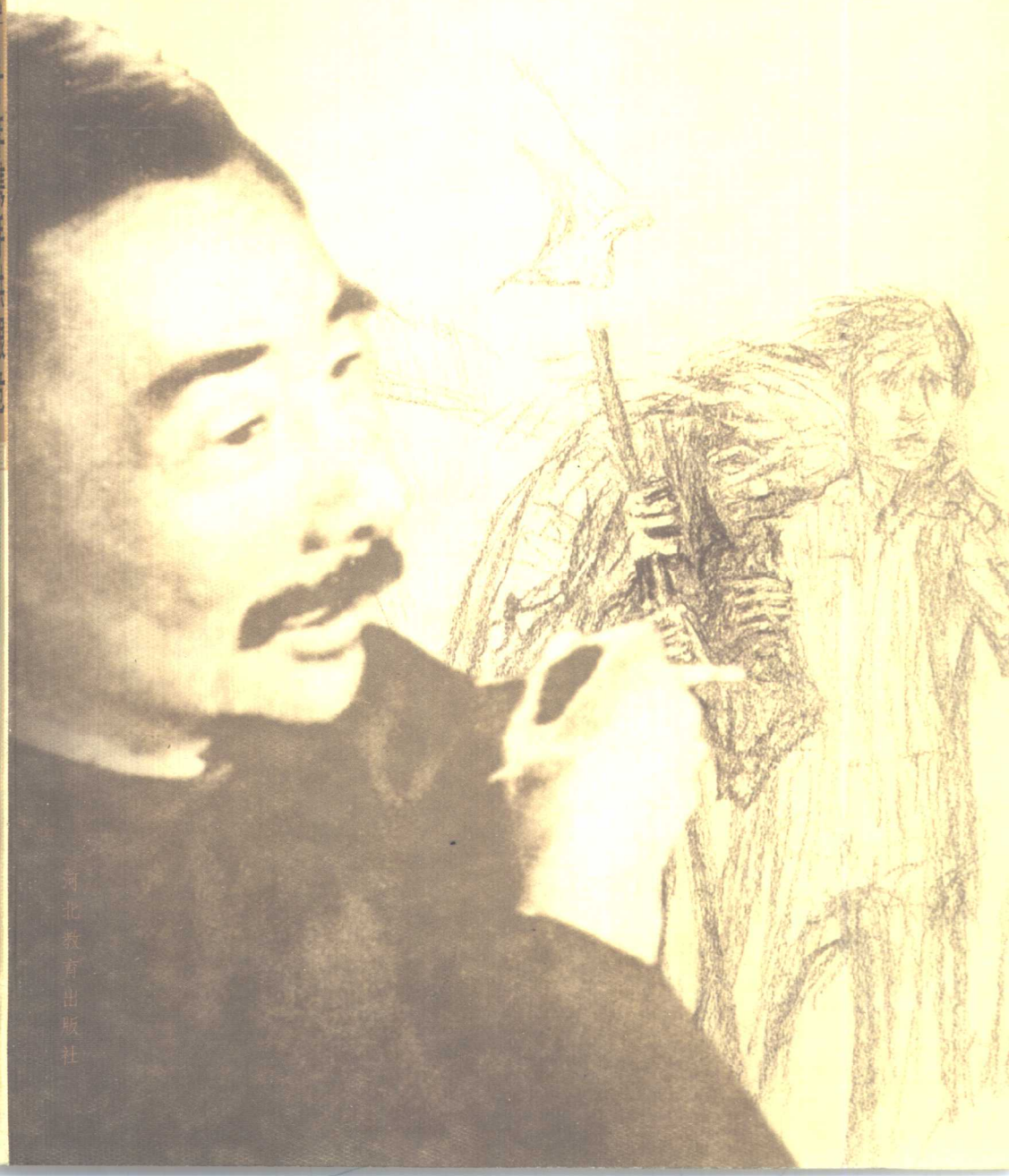


回望鲁迅

鲁迅 十年携手共艰危

——许广平忆鲁迅

许广平 著



回望鲁迅

十年携手共艰危

——许广平忆鲁迅

许广平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许广平著．—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7
(回望鲁迅丛书/孙郁，黄乔生主编)
ISBN 7-5434-4012-1

I. 十… II. 许… III. 鲁迅 (1881~1936)-生平
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6735 号

回望鲁迅 十年携手共艰危 ——许广平忆鲁迅 许广平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6.375 印张 269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3500 定价：23.50 元
ISBN 7-5434-4012-1/K·138

总 序

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没有谁像鲁迅这样给后世造成这样大的影响,留下这么多的话题。他的著作,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

然而鲁迅又是一个难以描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

在鲁迅生前和身后,由他引发的文化论战和思想交锋,从未停止,一直延续到今天。在鲁迅的遗产中,不仅有对文明社会的渴望,也有对现代社会变态的质疑;不仅有对传统的反省和抵抗,也有对新文化运动中不谐和性的抨击。鲁迅表达了反抗奴役、走向自我解放的文化命题。他将一个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社会中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之迹深刻地昭示给世人。他的丰富的思想映现着灵魂的纯净和高贵。鲁迅思想不但在中国,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其巨大的价值。

鲁迅深刻而又长远地启示着民族的自省,而且不断地被看成精神超越的资源,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动荡和变迁,鲁迅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今,他一方面被当成一个经典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也成为当代思想者队伍中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存在,而且是一个榜样,一个导师。无论在学院派那里还是在民间,都有鲁迅意识的生长点。

聆听鲁迅同时代人以及后人与鲁迅灵魂的对话,我们也许会隐约地感受到一些沉重。鲁迅在被接受中的扭曲和变形,是一个值得探讨

的问题。我们在各种回忆录、传记、论文中,看到鲁迅的面貌的多样化。实际上,不必讳言,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可以与其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交流者,十分有限。更不要说后来者。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不断地吸引着后世的人们。鲁迅的思想具有开放性、不可复制性和常新性,其中包含着对人类一些恒定的主题的探索:存在与虚无、有限与无限、奴役与叛逆,……。有人崇拜他,有人谩骂他,有人诋毁他,有人利用他,各种人以各自的立场来解读他。虽然并不是每种人都得到了他的思想的真谛,但自鲁迅逝世到今天,对鲁迅的评价和研究的轰轰烈烈和众说纷纭,也足以说明了鲁迅的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存在。鲁迅用他的如椽巨笔,揭示了现代社会一系列隐痛:非人道、奴性、罪恶、苦难、背叛,……,他使人看到了存在的无理性。人日甚一日地消失在“我”的迷津里,不仅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和物质的仆役,而且也成为外在于己身的社会结构的囚徒。鲁迅思想的闪光点之一就是揭示了传统社会和现时代的“吃人”本质。鲁迅在当今世界中不仅没有隐没,相反,却日益清晰地凸现出不朽的价值。我们时时会感到鲁迅思想的现实意义。

因此,鲁迅的文本不仅是一种历史,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中国人将近一个世纪的对鲁迅文本的解读,也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鲁迅世界”或“鲁迅传统”。在这个世界中,记录着百年中国的深刻的精神潜流。这个传统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将差不多一个世纪里东西方文化人士描述和研究鲁迅的文字有选择地汇编在一套丛书里,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我们借此走进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对鲁迅的批评研究,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标本的性质。

这套《回望鲁迅丛书》汇集了国内外有关鲁迅的回忆录和研究文字,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研究的一次较为全面和规模较大的文献汇编。鲁迅学早已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这门学问将继续“显”下去。

首先说回忆文字。可以这样说,人们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研究将会长久地持续下去,但对鲁迅生平事迹的回忆,基本上已经写得差不多了。与鲁迅同时代的人,或笼统地说,与鲁迅有过交往的人,该写回忆

文章的都已写过,甚至有的人写了多篇。回忆文字已不可能出新出奇,除非无中生有地编造。对历来的回忆文字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很必要而且条件已经成熟。当然,因为回忆文字卷帙浩繁,把每篇每部都收进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回忆录的内容来看,也应该加以选择。因为不少篇章有重复,往往是许多个作者回忆同一个事件,其间大同小异;加之回忆者因为年代久远,或记忆能力弱化,有的回忆录与当时实情不相符合,或者与其他回忆录相矛盾;特别因为鲁迅逝世后几十年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常有大的变化,回忆者在历次运动斗争中,对鲁迅的回忆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有时竟或有自相矛盾之处。这看起来是颇为滑稽的,但也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历史和特殊国情使然,我们只好在阅读这些文字时加以认真鉴别。在选编过程中,编者努力将这些不谐和之处删除掉,但因为要保持每篇文字的基本完整,也不可能做得彻底。至于因为每个回忆者立场和视角不同,所描绘出来的鲁迅形象有差异,对鲁迅的评论甚或大相径庭,那也是正常的,不必也不能强求他们统一。

回忆鲁迅的文字,有多种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对写过专著特别是多种专著的作者,我们一般为其编了专集。例如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就出版过《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专著或文集。我们从中选出若干篇,编成一本《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其特点是偏重讲述鲁迅的日常生活,而尽量少选她对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进行评价的文字。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有回忆专著出版,周作人的是《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周建人著有《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和《回忆鲁迅》,后者写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他的名义出版,实则由别人代笔,所写的鲁迅是一个歪曲了的形象。我们将两兄弟的回忆文字集合起来,编为两本,一本主要选了两个弟弟回忆兄长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篇什,另一本是以《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为主的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来源和发展进行解说的文字。鲁迅的老友许寿裳,写过《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向来得到了鲁迅研究界的好评,也编为一卷。与晚年鲁迅接触得较多的冯雪峰,除专著外,还有大量散篇文章,也收集起来,编为一卷。那些只写有一本专著的作者,我们将这些专著汇集成卷,例如将王志之的《鲁迅印

象记》，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许钦文的《鲁迅日记中的我》和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编为一卷，这些人都是鲁迅在北京时期接触比较多的学生。鲁迅晚年，周围聚集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如胡风、萧军、聂绀弩、黄源、周文、唐弢等等，他们中有些人，在鲁迅逝世后的文坛斗争中，命运十分悲惨，将他们的回忆和评论文字汇编在一起，称之为“弟子忆鲁迅”，是较为恰当也是很有意义的。

回忆文字的很大部分是散篇文章，我们将其编为两卷，一卷重点收录文艺界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另一卷收录其他各界人士的文字。散篇文章很多，限于篇幅，丛书中不可能每篇都收，但大致上将比较重要的篇目都包括在这两卷中了。当然，由于寻找资料的艰难和编者水平的限制，一定有遗珠之憾。这是要请回忆录作者和广大读者鉴谅的。希望今后有机会弥补缺憾。

鲁迅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很称职的编辑。他不但写书，而且还办杂志、出书。他一生中与他有过交往的编辑有好多位都写了回忆文字，记述他在编辑方面的言行和业绩，有可读性，也有参考价值，对今天的编辑工作颇具指导意义。因此，将这些文字汇集起来，成《编辑生涯忆鲁迅》一卷。

以文字类别汇集成卷的还有《无限沧桑怀遗简》。鲁迅一生来往书信甚多，许多书信后面都有值得记录的事件。鲁迅逝世后，一些与他通过信的人，就通信过程和内容做了说明，这些文字提供不少背景资料，对研究鲁迅生平和思想不无帮助。

此外，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女性特别是女作家，在回忆文字中对鲁迅的描绘和评论，笔触往往比较细腻，观察也自有其独到之处。因此，将她们的文章和小册子汇集成一卷，也是很有意思的。

海外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编为一卷，其中以日本作者居多。这类回忆文字也不可能再有新的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只能编入已经有中译文的篇什，一定也有遗漏。期望翻译家们勉力多译，使海外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成为全璧。

鲁迅逝世已经六十多年，在鲁迅生前，从他发表小说开始，针对他的评论文字就已经出现。对鲁迅的评价，历来有不同意见，甚至有截然相反的意见。这类文章和论著相当多，我们进行了分类挑选，大致分为

一般评论和研究论著两种。两种的分别有时并不是很明显的。关于前者,按类编辑成两卷,一卷是对鲁迅的攻击性文字。鲁迅一生屡遭围攻,连他自己生前都想将各种围攻他的文字编为一集,而且已经定了名目叫《围剿集》,可惜因为早逝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本丛书里这一卷也就用这个书名。另一卷比较起来是对鲁迅的正面评价,大多是共产党人纪念和论述鲁迅的文字,其中有多篇是领袖人物对鲁迅的称赞。这样的编法,使两条线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使读者从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中更深入地了解鲁迅。

对鲁迅生平史料的考证和研究是鲁迅研究这门学问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即如收在本丛书里的这些回忆鲁迅的文字,我们就不能说都绝对准确无误。研究史料的学者发挥了考证的专长,对回忆录中的种种错误说法加以辨证,虽然有的是很小的问题,但表现了做学问的认真态度。这类文字汇集起来,编为一卷。

研究鲁迅的论著可以说汗牛充栋,选择为难。征得原著者同意,我们编发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几种专著。此外,编了几卷论文集。

我们多年来喜爱读鲁迅的著作,也都写过一些学习心得。虽然学识浅薄,学术水平有限,但对鲁迅研究这门学问的感情却是相当深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王亚民等同志对这门学问十分关注,愿意出版有关的论著,毅然将这套丛书列入出版计划,并把这项工作委托了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大工程,我们一开始惶恐不已,生怕做得不好,愧对鲁迅,愧对师友,愧对作者和读者,但最终,对这门学问的感情使我们鼓起了勇气,终于勉力将这套丛书编出来。

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分工:《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由马会芹编辑,《吃人与礼教——论鲁迅(一)》由张梦阳、孙郁编辑,回忆录的大部分由黄乔生编辑,其余由孙郁负责编辑。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许多朋友的热诚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我们知道,由于水平的限制,这套丛书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盼望各方面人士批评指正。

孙 郁 黄乔生

1999年6月9日

回望鲁迅

孙郁 黄乔生 主编

散文部分

- 无限沧桑怀遗简 孙伏园等著
永在的温情 钟敬文 林语堂等著
——文化名人忆鲁迅
年少沧桑 周作人 周建人 著
——兄弟忆鲁迅（一）
书里人生 周作人 周建人 著
——兄弟忆鲁迅（二）
高山仰止 柳亚子等著
——社会名流忆鲁迅
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萧红 俞芳等著
——女性笔下的鲁迅
十年携手共艰危 许广平 著
——许广平忆鲁迅
编辑生涯忆鲁迅 赵家璧等著
海外回响 史沫特莱等著
——国际友人忆鲁迅
鲁迅先生二三事 孙伏园 许钦文等著
——前期弟子忆鲁迅
如果现在他还活着 胡风 萧军等著
——后期弟子忆鲁迅
冯雪峰忆鲁迅 冯雪峰 著
挚友的怀念 许寿裳 著 马会芹 编
——许寿裳忆鲁迅

论文专著部分

- 吃人与礼教 李长之 艾芜等著 孙郁 张梦阳 编
——论鲁迅（一）
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 汪晖 钱理群等著
——论鲁迅（二）
鲁迅史料考证 朱正 陈漱渝等著
围剿集 梁实秋等著
红色光环下的鲁迅 瞿秋白等著
鲁迅与日本人 伊藤虎丸 著 李冬木 译
——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
心灵的探寻 钱理群 著
铁屋中的呐喊 李欧梵 著 尹慧民 译
反抗绝望 汪晖 著
——鲁迅及其文学世界

目 录

1	片断的记录
5	最后一天
9	我 怕
12	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
16	鲁迅先生大病时的重要意见
18	《鲁迅全集》编校后记
27	鲁迅和青年们
52	青年人与鲁迅
56	纪念还不是时候
58	鲁迅先生的日记
61	鲁迅先生与海婴
77	鲁迅先生的娱乐
83	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 ——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
91	鲁迅的生活之一
93	鲁迅的生活之二
96	鲁迅先生与家庭
99	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活
102	琐 谈
104	《鲁迅年谱》的经过
115	鲁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附记

117	鲁迅先生对批评的态度
126	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
135	鲁迅先生的香烟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
138	鲁迅故居和藏书
143	关于鲁迅的作品·故里·逸事
149	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
156	鲁迅与翻译
162	鲁迅的日常生活
168	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
174	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
181	鲁迅的讲演与讲课
189	所谓兄弟
199	我又一次当学生
203	同情妇女
212	瞿秋白与鲁迅
223	鲁迅手迹和藏书的经过
227	景云深处是吾家
231	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
236	鲁迅先生生平事迹创作准备会 ——许广平答画家问座谈会记录
245	十年携手共艰危(代后记)

黄乔生

片段的记录

鲁迅先生平常举动和谈话,有许多精到的地方,我想:随时把我记录的摘写出来,久而久之,把这种材料选择编辑一下,或者也可使人对于他的文字有更清楚的了解。可惜记录了不几天,他就病了。病中一直没有功夫继续记下他的谈话,所以这一片段,是很不完备的。而且初意满以为编辑成帙时,可以由他校正,想不到会要在现时的情况下发表,那么,不妥之处,自然应当由我负责了。

五月八日

晚间我拿起笔来预备写些字,他问我写什么,我把意思告诉了。他表示不愿意,这我懂得的:他以为不值得如此做。但歇一下他又说:“要写,就坏处也得写。”

他处置自己的时间,与其说是为我的,无宁说是为人。只要对于别人的希望可以满足,有时就是极不认识者的通信,他也并不吝惜自己的精神而置之不理,如一些名流们一样;虽然仍有许多人觉得他的信欠详细或竟不覆,因而招致无聊的不了解的讽刺函件,使他痛心。

他对自己的文稿并不爱惜,每一书出版,亲笔稿即行弃掉。有时他见我弃掉的保存起来,另一回我就见他原稿撕碎,又更加以讽刺,说没有这么多的地方好放。其实有许多不大要紧的书,倒堆在那里,区区文稿会没有地方放?不过他不愿意保留起来就是了。曾经有一次他

的《表》的原稿给卖油条的人拿来包油条给买客，刚好那张稿子落在一个朋友手里，我听见好像身上受了刀割那么痛伤我的心，然而我时常眼巴巴地看他把原稿弄掉，我是无法防止的。

今天上午吴朗西先生亲自把《死魂灵百图》精装本送来。是那么精致的一本图，我们看了都很觉满意。照目前社会情形，尤其书业情形，是很难做到的：购买力薄弱，知识程度低下。但他是不管的，为了读者，有时印刷些讲究的书籍，虽然也有人讥笑他。他的深意却另外存在着，他说：“我的印好书，是为将来的，别人不注意将来，所以就没有把现在的东西好好保存起来，留给将来的人做粮食的心意。那里是为的满足我自己。”

每一种新出版物到手时的高兴，是没法子形容的。吴先生一走，就兴匆匆地一本一本包起来，要使得朋友们赶快收到。这种替人设想的一种忘我心情，我是时常体会到的。他的精神感动了我，自然不由得我也在旁给拿包裹纸啦，绳啦，浆糊啦等等，共同把书包扎起来，眼看着一包包的书摆在案头，这才靠在躺椅上发出满足的微笑，有时且计算朋友们收到的日子。

这种包裹捆扎的琐事，虽是委之别人比较自己省力，然而他是不肯的。非如此做他不觉得满意。并且时常说：“做这种事就是我的休息。”真的，他从没有好好休息过，总是手、口、脑轮流使用。每当嘴谈天时，手算休息了；执笔写字时，手脑并用，口休息了；此外，斜靠在躺椅上，不是在看书就是在那里构思。有时我想：他磨练成机器一样了。别人看得实在太苦了，而他并不在意。自然修理机器也是第一要紧的事，否则要损失它的生产力的，但至今没有好好地修理一下，真令人难过。

五月十日

下午《中流》编辑来，谈起有些刊物要求老作家每期投稿之类。他以为：

(一)每种刊物应有其个性，不必雷同。目前各种刊物，总是这几个人投稿，是不好的。

(二)新产生一刊物，由老作家稍为帮助一下，三两期后，便能自己

办起来,像《译文》初时情形一样,那是对的。如果每期都需要帮助,好像背着一个人走钢索,不但走不动,而且会有使背的人跌下去的危险。

(三)办刊物应多量吸收新作家,范围要放大,不可老耽在几个人身上,否则要拖死的。

晚间和C先生谈话,说起“中国将来如要往好的方面走,必须老的烧掉,从灰烬里产生新的萌芽出来。”更加重地说:“老的非烧掉不可。”他是对于旧的渣滓毫不爱惜地割弃的,这是他执着不放松的确信。他太爱新生的进步产物,同时更太讨厌旧有的污秽。

他又说:“中国人所谓没有出路,不是替大多数人着想,他是为自己没有出路而嚷嚷。譬如杨邨人等之找出路就是这样。”

五月十一日

同C先生谈起中国人的极端性,他说:“中国人对于某人的观察,因其偶有错误,缺点,就把他的一切言语行动全盘推翻,譬如有人找出高尔基一点‘坏处’,就连他的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吴稚晖不坐人力车,走路,于是崇拜他,反而把他的另外行为,比损害一个人的体力更不止的一切,都可宽待。又如孙传芳晚年吃素,人们就把他的杀人凶暴,都给以原谅了。”

讲起小孩子的难对付。他(小孩)知识稍微有一点,首先问天上有什么东西?若说空气,再问空气之外有什么东西……。看见了桃子,问那里来的?说核种出来的,又问没有核的时候,最早最早,桃子是什么东西生出来的?第一个是宇宙学问题;第二个是物种原始论。这种题目到如今还是在研究,而小孩子首先注意到。怪不得野蛮时代的人要归之于神,大概是无可解答时的答复了。

他以为中国人写文章较别国难,因中国文字实在太不够用。所以写作时几乎个个字在创造起来。如果要照文法第几条,那是不可能的。外国字则每个字有单独意义,中国是分不出来的,有时加上形容字,也觉得不妥当。

对于当时一些中国人做事的没有持久性,他也很不以为然的。他说:“中国没有肯下死功夫的人。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收集材料,积

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即如最简便而微小的旧有花纸之搜集,也可以观测一时的风尚习惯,和社会情形的一般。”

他本身拿文学做武器,和一切恶势力奋斗。可是他时常感慨于文学力量的薄弱,不切实,他希望文学从实生活中产生出来,所以对人谈到这问题,他就说:“文学以后不能算它职业。——教书吃饭例外,专门学者例外——科学家……无论什么人,于自己职业之外,对文学有趣味,工作剩下来的时光,把从实际得来的写出来,各人经验不同,表现的当然五花八门。可是向来一般人对于科学、算学……不愿意努力的,都投向文学这一条路来,或美术上来,这是很不对的。不过这种情形是畸形的。而近来女工,劳动者,每一篇文章出来,容易引人注目,因为他们的生活充实,自然有一种力量存在着。”

谈到在上海做文章的人,他有一个很有趣的比譬。他说:“上海文人,各有各的本领,我们不可轻看他。你看见他表面上笑嘻嘻,一动也不动,静得很,一点真意也得不出来。我时常想:他们好像非洲Jungle^①里的动物,在树林里,看过去极平常,毫不可怕。可是杜果真接触到时,就各有各的本领。”

(1936年10月上海《中流》)

① 原始森林。

最后一天

今年的一整个夏天，正是鲁迅先生被病缠绕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光，许多爱护他的人，都为了这个消息着急。然而病状有些好起来了。在那个时候，他说出一个梦：他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他攻击。他想：他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不要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投出去掷在敌人身上。

梦后不久，病更减轻了。一切恶的征候都逐渐消灭了。他可以稍稍散步些时，可以有力气拔出身边的匕首投向敌人，——用笔端冲倒一切，——还可以看看电影，生活生活。我们战胜“死神”。在讴歌，在欢愉。生的欣喜布在每一个友朋的心坎中，每一个惠临的爱护他的人的脸上。

他仍然可以工作，和病前一样。他与我们同在一起奋斗，向一切恶势力。

直至十七日的上午，他还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前有《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似尚未发表。）一文的中段。（他没有料到这是最后的工作，他原稿压在桌子上，预备稍缓再执笔。）午后，他愿意出去散步，我因有些事在楼下，见他穿好了袍子下扶梯。那时外面正有些风，但他已决心外出，衣服穿好之后，是很难劝止的。不过我姑且留难他，我说：“衣裳穿够了吗？”他探手摩摩，里面穿了绒线背心。说：“够了。”我又说：“车钱带了没有？”他理也不理就自己走去了。

回来天已不早了，随便谈谈，傍晚时建人先生也来了。精神甚好，谈至十一时，建人先生才走。

到十二时,我急急整理卧具。催促他,警告他,时候不早了。他靠在躺椅上,说:“我再抽一支烟,你先睡吧。”

等他到床上来,看看钟,已经一时了。二时他曾起来小解,人还挺好的。再睡下,三时半,见他坐起来,我也坐起来。细察他呼吸有些异常,似气喘初发的样子。后来继以咳嗽,咳嗽困难,兼之气喘更加厉害。他告诉我:“两点起来过就觉睡眠不好,做噩梦。”那时正在深夜,请医生是不方便的,而且这回气喘是第三次了,也不觉得比前二次厉害。为了减轻痛苦起见,我把自己购置在家里的“忽苏尔”气喘药拿出来看:说明书上病肺的也可以服,心脏性气喘也可以服。并且说明急病每隔一二时可连服三次,所以三点四十分,我给他服药一包。至五点四十分,服第三次药,但病态并不见减轻。

从三时半病势急变起,他就不能安寝,连斜靠休息也不可能。终夜屈曲着身子,双手抱腿而坐。那种苦状,我看了难过极了。在精神上虽然我分担他的病苦,但在肉体上,是他独自担受一切的磨难。他的心脏跳动得很快,咚咚的声响,我在旁也听得十分清澈。那时天正在放亮,我见他拿左手按右手的脉门。脉跳得太快了,他是晓得的。

他叫我早上七点钟去托内山先生打电话请医生。我等到六点钟就匆匆地盥洗起来,六点半左右就预备去。他坐到写字桌前,要了纸笔,戴上眼镜预备写便条。我见他气喘太苦了,我要求不要写了,由我亲口托请内山先生好了,他不答应。无论什么事他都不肯马虎的。就是在最艰苦的关头,他也支撑起来,仍旧执笔,但是写不成字,勉强写起来,每个字改正又改正。写至中途,我又要求不要写了,其余的由我口说好了。他听了很不高兴,放下笔,叹一口气,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了那条子。那最后执笔的可珍贵的遗墨,现时由他的最好的老友留作纪念了。

清晨书店还没有开门,走到内山先生的寓所前,先生已走出来了,匆匆地托了他打电话,我就急急地回家了。

不久内山先生也亲自到来,亲手给他药吃,并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他告诉内山先生说苦得很,我们听了都非常难受。

须藤医生来了,给他注射。那时双足冰冷,医生命给他热水袋暖脚,再包裹起来。两手指甲发紫色大约是血压变态的缘故。我见医生很注意看他的手指,心想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严重了。但仍然坐在写